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虞初新志

清張山來著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The text in this section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It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Some faint blue and grey marks are visible along the left edge of this section.]

虞初新志卷四

清新安張潮山來輯

義虎記

王猷定于一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為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菁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卧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解落如溜為虎逸樵踴而蹙者數傍徨逸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躡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卧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鹿來飼其子仍投餒與樵樵饑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灑葬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踞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領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

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槌銃弩畢集。約生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眾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勿傷。眾竟捨。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請驗之。如說。願受答。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起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為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墜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趨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

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於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張山來曰。人往往以虎為凶暴之獸。今觀此記。乃知世間尚有義虎。而人不知。此余所以有義虎行之作也。

丁藥園外傳

林 璐 鹿菴

丁藥園先生名澎。杭之仁和人也。世奉天方教。戒飲酒。而藥園顧嗜酒。飲至一石。貌益壯。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李

弟滯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至香奩豔句。四方閨秀尤喜誦樂園詩。家有攬雲樓。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樂園伏案上。疑晝寢。迫而視之。方觀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嘲之曰。卿去丁儀。凡幾輩。樂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樂園婦聞之大笑。一夕娶小婦。樂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幃。鄉澤襲人。小婦卒無語。詰旦視之。繫下婢也。知為婦所給。樂園又大笑。延陵大姓。遣一姬能詩。久誦樂園詩。誓曰。主人令吾自擇配。願得如丁君足矣。陽羨吳參軍與丁世講也。詭以樂園意請約。姬許之。丁有侍兒小字丹青。主謳。善鼓琴。主婦不悅。將遣府吏納千金聘之。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久之。延陵姬登舟。泣曰。吾旦夕冀事丁郎。為幕府。始入掖庭。緣已矣。方扣舷墮水。丹青忽至。延陵姬道故。丹青亦泣曰。吾故主人。翁相對泣。不輟護騎。以告樂園。廢寢食者累月。然樂園數得孺子。妾猶鞅望主婦賢。家人多不直丁君。樂園居法曹。無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荔裳。施大參。愚山。嚴黃門。灑亭。梅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吏人竊其牘。換鵝炙。竈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於庭。樂園復賜吏人鵝炙。時樂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猪肝一片。置七箸。樂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彌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

主客即古典屬國也。重使至，詳問主客為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為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奭棠從東出，藥園從中入。瞠目相視，侍郎遣駟卒問訊。藥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視，奚謝為？藥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嶠，嶮三千里，郵亭驛壁讀遠客詩，大喜。孺子妾問曰：『得非聞賜環詔耶？』」藥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還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久之糧盡餒而啼。孺子妾慰勞曰：『卿有友，必單食迎若。』」藥園笑曰：「恐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卧起，然暇輒為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其名，欲枉見藥園，途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藥園車上執周易轅，遇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歸，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遇藥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者？』不顧若此人者乎？必藥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藥園飲酒賦詩，禮為上客。然藥園亦困甚，塞上風刺入骨，秋即雨雪，山川林木盡白，河水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蘆粟小米和雪嚙之。然孺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渥，醇酒然畏風不能視日，日晡山鬼夜啼，饑饉聲咽，忽聞叩門，客翩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藥園危坐自若，居東凡

五遷家曰貧詩曰富登臨眺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人林璐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受枕處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曰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得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識乎貽書報樂園惘然悟又一年始歸果如林生言

張山來曰叙瑣屑事顏眉活現是頰上添毫手也

寄暢園聞歌記

余懷澹心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者南曲譜索余序余為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絀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迹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為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一依本宮取字齷齪間跌換巧擬恒以深邀助其悽淚吳中老曲師如袁髯尤駁者皆瞠乎自以為不及也良輔之言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母後多迎頭拍字徹板隨腔母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適然母割五音依於四聲母或矯也毋豔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附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盡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谿

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於梁谿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毘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撮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谿人陳夢臺顧渭濱呂起渭輩並以簫管擅名蓋度曲之工始於玉峰盛於梁谿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蹶起吳門奉魏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喉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按拍一歌縹緲迴吐納澀亮飛鳥過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為之恟愧為之神傷妙哉技至此乎。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谿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谿適潁州劉考功公勇擁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人乘畫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於寄暢之園。於是天際秋冬木葉微脫循長廊而觀止水倚峭壁而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纈五絲履恂恂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纍纍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

道姓名斂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絃十翻簫鼓則授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於梁谿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照映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為記

張山來曰吳俗於中秋夜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次第競所長唯最後一人為最善聽者止數人不獨忘言并不容贊予神往久矣今讀此記益令我穆然以思悠然以想也

陳小憐傳

杜濬十泉

陳小憐，郟城女子也。年十四，遭兵亂，失所落狹斜，有貴公子睚之，購以千金，貯之別室，作小妻相好者彌年。大婦知之，恚甚，磨勵白刃，欲得而甘心焉。公子不得已，召媒議遷居間者，以為奇貨，遂將小憐入燕中，住西河沿，亦狹斜也。小憐姿慧，不凡，遂傾動都人士，聲價翔貴。雖達官富人，有華筵上客，欲得小憐一佐酒，必先致意，通殷勤，為期旬日之後，然後得其一至。時燕聚四方之士，座中達達多年少美姿容者，結束濟楚，媚態百出，自謂必得當於小憐。小憐弗睇也，而錢塘知名士范性華者，

老成人也。館於燕。一日以赴某公讌。遇小憐。雖頗異其姿。然平澹過之耳。范時年五十餘。人地固自軒輊。顧貌已蒼然。意不在佻達。而小憐一見。獨為之心醉。注目視范。自入座。以至酒闌。目不他視。凡范起。則視其起。范步。則視其步。范復就座。則視其就座。往則目送。旋則目迎。已則時起數步之外。必回頭視范。如恐失之。小憐固素謹。忽如此舉。坐感詭異。范反為之踟躕。不自得笑。而左右顧。而小憐自如也。將別。則詳問范姓字。歸而朝夕誦之。有潘生者。往來於其家。又素識范。謂小憐曰。爾念范君如此。盍往訪之。小憐正色曰。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若猝往。是奔也。姑少待。范君相遇。斯可矣。潘以其言白范。范猶恐其難致。試走佻探之。值小憐是日有鉅公之約。肩輿在門矣。立改其所向。語其嫗曰。某公之約。一惟汝多方辭絕之。我赴范君。召不顧矣。小憐至。范所語。次謂范君曰。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范曰。初不知。小憐曰。吾見君之酷似吾故夫也。吾不能舍君矣。是時小憐年始十七。范答曰。以子之姿慧。從良固甚善。然當擇年相若者。吾豈若偶耶。小憐應曰。君誤矣。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范大奇其言。叩之。知嘗讀書。粗通朱子綱目。范初無意。至是固已心動矣。因留連旬朔。相與定盟。然後去。而小憐所與一時官方。與范相忌。

聞之雅不能平。輒計致小憐曲室中。出而扃其戶以困之。小憐顧室中有檠几長丈餘。遂泚筆於几上。書范性華三字。幾千百滿之。時宦歸而覩几上字。色變不能言。燕中嘗作勝會。廣召賓友。及狎客妓女皆與。酒酣客為觴政。下令各引滿。既酌自言其心上人為某。不實者有如酒次第至小憐。或戲之曰。爾心上人多矣。莫適言誰也。小憐謔曰。是何言。一人而已。起持巨觥命滿酌。一飲絕漚。覆觴大呼曰。范性華舉座相顧以為此子無所引避矣。其篤摯至於此。然久之無成事。范於是仰天歎曰。醇政獨非丈夫乎。何獨力不能舉一女子。而忍負之也。且小憐與吾約者。極不難耳。督過愆期。至於舌敝金臺之下。識范性華者多矣。而將伯之助寂然。又安事交游為。乃為詩自傷云。只愁世少黃衫客。李益終為薄倖人。信乎。其為薄倖人矣。小憐以河清難俟。竟為有勢者。強劫以去。猶留書與范云。非妾負君。妾終不負君也。噫。是可悲矣。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輒廢眠食。及范至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且曰。出處一不填。則君之詞翰俱可惜矣。聞者以為此非卷中人語。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曰。小憐異日得事君子。固甘為之副。范用其言。得與室人病訣。厚殯成禮。小憐一言之力也。范尤感之云。

徐無山人贊曰昔晉羊皇后醜詆故夫以媚劉聰其死也化為千百億男子滔滔者皆是也陳小憐何人獨不以故夫為諱而吾友范性華以似其故夫見許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於女子乎噫是為立傳

張山來曰層次轉折無不入妙尤妙在故夫一語一見不復再見是文之有品者

賣花老人傳

宗元鼎定九

賣花老人者不知何許人家住維揚瓊花觀後茅屋三間傍有小閣室中茗椀丹竈經案繩牀皆楚楚明潔柴門內方廣二畝以種草花為業家嘗有五色瓜云即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所種芍藥玫瑰虞美人鶯粟洛陽夜合萱草蝴蝶夜落金錢剪春羅剪秋羅朱蘭藍菊白秋海棠雁來紅共十數種早晨擔花向紅橋坐賣遇文人墨客即贈花換詩以歸或遇俗子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即散諸乞兒市人笑為花顛嘗九日渡江經旬不歸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殷七七於鐵甕城中耳袖中出杜鵑花一枝紅芬可愛所往來者有筆道人狂道人圍棋烹茗為樂狂道人疑即唐廣陵人李珣以販繯為業成仙者筆道人疑即宋建炎中顏筆仙耳昔瓊花觀中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字皆雲字鳥篆不可識使人尾之乃入觀後井中

玉勾洞天深處相傳老人或為童子或為黃鶴十年於茲矣識者謂即黃冠後身云
張山來曰逸趣橫溢澹宕多姿

神籤記

徐芳仲光

庚辰夏某鄉有不孝子王某父早喪僅一老母婢畜之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
俟熟方起旦旦如是小不如意即恣口詈罵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
騰跳墮釜中母知不救即潛竄不孝子聞兒叫起視已死乃大悵曰媪殺我子捫厨
得刀遂出離家百武有闕帝廟母見不孝子至閃入廟伏神座下不孝子撚刀入忽
帝傍周將軍像從座躍下提刀砍不孝子倒正中其項廟祝聞刀聲鏗然移出則不
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呼問老母具述其事蓋幾不免而
神救之也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競以金重裝其像足仍門外如故信州
居民近是鄉者日裹糧走謁予過玉山居停業七十為道其異夫帝廟非西市也神
之刀非鈇鉞也木偶之將軍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然異變所激則金可使飛
土可使躍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閭而搏假令神不馘是子其母且不免神馘子之軀
刃其母而不之救無為貴神矣然必無是也即使更入他廟神之鈇亦皆能躍而馘

之也蘇子瞻云掘井得泉水非專在於是而世不察或疑為誕或以為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皆窺管刻劍而不達於感應之義者也數十年前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畏其子之怒避去子藏椎僻徑石罅中誘其母歸過之索椎于既入石輒合不可出雷火下焚其面乃自聲罪宛轉石間數日死以理言石豈開闔齒人之物哉罪逆之至凡其所觸皆為難矣

張山來曰閱至不孝子弑逆處令人髮指眦裂讀至神鉞砍頸處令人拍案稱快世之敢於悖逆者皆以為未必即有報應耳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

又曰吾鄉有一人負其至戚者已非一端而猶謂未足又欲挾強而貸至戚不能緘默因訴其族人此人遂大詬遽逼其母死於至戚之家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雖未如其言而此言則亦難違於神鉞者矣吾願世之為母者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感也

焚琴子傳

顧彩天石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為人磊落不羈傷心善哭類古之唐衢謝翱而才情過之為詩文下筆累千言皆感人心脾少應鄉試文已為主司所賞及觀五策指陳

時事太過至斥邊藩以為已藏叛志。主司乃懼不敢錄。遂下第。生遂棄諸生不為。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北望神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將有變。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猶可鎮定。願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俾鬼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誠何為哉。誠何為哉。余且燒其詩書。絕筆不為文矣。既而疆場多故。閩亦疲於兵革。悉如生所料。云生既不得志。出遊於潮。過潮。刺史韓文公廟。讀其遂。纏文哭之。又歷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寇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筍。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聽鷓鴣作行不得哥。哥聲。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久之。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以琴遊入閩。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閩省。嗜琴。厚禮延生。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生坐。生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劔。犁吾豈為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傍。吾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慚。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為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淒愴。噫。殺有秦音焉。生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雖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變西北肅殺聲。何也。宣軍中殆將

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為嗟歎。有流涕者。生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馬久之。閩人目生為琴師。雖江浙間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招亦不往往。亦不為久留。常酒後耳熱。捧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也。其最愛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生傳。常負吳囊。從生遊數十里外。生詩成。金蘭輒繕錄之。盈帙。客訪生。不遇。金蘭代為款接。以生驚人。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為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云。生篤於伉儷。婦陳氏。少生十歲。亦頗知書。嗜音。生嘗入為其妻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疎。顧而樂之。以為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忽一日。謂其婦曰。吾向聞紅顏薄命。卿才情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為彈別鵝離鸞之曲。曰。琴音和。吾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生撫屍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生至康熙乙巳年。四十九。竟卒。聞其婦先亡一歲。云。顧子曰。焚琴子之事。余蓋聞之。漳州陳別駕云。別駕為余言最詳。因囑余急為立傳。殆古之有心人也。觀生之少。而肆於文。文不

得志而遊一寄於琴再寄於哭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然生流風餘韻宛在丹山碧水之間迄今登鼓山之亭如聞其哭焉生其化鶴而來歸乎松風夜絃空林鬼哭生何往而不在也悲哉

張山來曰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往往怨尤侘傺作不平之鳴心竊議之以為若輩即使得志亦未必能有所樹立僅與肉食者等耳今觀焚琴子之器識誠有度越尋常者未可謂此中無人也

四氏子傳

張明弼琴收

四氏子萬歷初吳人也。有姓名四氏子者。人名之。因以為名焉。氏子家雖貧。亦產清門。凡纓綉之徒。初皆與游。顧其體中。癡黠各半。亦復各時。方其黠也。能作詩文。自作自書。自諷聲滿四鄰。若出金石。及其癡也。天地變黑白。質親疏。怨德皆相反。妻孥無協志者。其父痛諭之。不從。則撻之。氏子亦報撻焉。久之。恒撻其父。既而著為論曰。父子主親。父若撻子。當其舉手之時。親誼已絕。子安得不報撻。又且君父一也。君有罪。湯武誅之。可以稱聖。父有罪。子撻之。容得不號賢乎。又立論古今無真名人。但能訶詆人。則名歸之。孟子詆楊墨。莊周詆孔子。韓愈詆佛。豈好詆人哉。自為名焉耳。故氏

子遇當世大儒其聲名經暘谷達濠汜者皆極力疵詬之且作嗔拳笑面曰是才不
如我而名居吾上何也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詬者氏子既槌父母詈兄媿詆題當世
之嶽立者國人皆鄙之漸不與游氏子游甚困其兄割質食之氏子未厭有所如皆
枳棘則益下急自恣棄書不讀但好世說冰滸嘗有人扣其門氏子則怒曰誰敢扣
若爺門耶曰我也曰誰為我我為誰急取大棒擊其脛出行見人有頰首者曰避我
耳詈之答詈則相搏見仰首者曰驕我耶亦詈之答詈亦相搏故氏子有所之輒挂
闕既乃以所搏人自嫁於眾曰彼為彼妻之辱我也而讐我雖然豈子罪哉因出袖
中一物曰此某妻之臂飾誅我者也輕薄者競傳之劇言苦語各以加人遂令邑少
潔門其妻中庸人也稍勸之氏子則手格之曰吾厚其妻爾乃厚其夫乎其子年長
皆心誹之不敢言已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則家相告曰慎毋與四氏子游有與立
談者死期必至矣其怨家亦相告曰此穢豕也昔有犬豕卧偃廁中見獅子過則負
洩溺以侮之獅子不敢近也今氏子負穢來謹避之而已勿與角也於是氏子居都
會中若空廬行巷市間惟逢雞犬草木不能逢一人也氏子游益困則念世說中祖
琨復髻上叵羅袖中金釧因遇物即懷之人或率眾追奪指名於千百人之前他人

醜之思入壁鏡。氏子坦然徐步，不以屑意也。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柵之事。終歲召人人無肯與同役者。如此十餘年，頗自悔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若為儒而搥父母，何也？」曰：「吾與父母戲耳，何嘗盡力搥之哉？」且侮搥之，必沽酒以釋之。若詈兄嫂，何也？」曰：「吾亦戲耳。且子眎吾兄嫂之身，有吾詈跡者，吾當罪子之盡絕六親百朋，又何也？」曰：「吾初皆戲耳，乃吾六親百朋無一達人見我輒物而不化彼絕我，我寧絕彼耶？其人曰：子每詆通人達士以為不如子，又奈何？」氏子曰：「盡戲也。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江與沼不移位，豈非戲耶？」其人曰：「若之戲則盡然矣。今日者名敗身辱，父兄不以為子弟，交游不以為朋友，處環堵之室，上漏下濕，烟斷糧絕，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顧怨尤侘傺，乃爾耶？氏子默然無以應，無何其長子某少亦詔令將弱，忽得狂疾，終日喃喃詈人，然聽其所詈則皆其父也。其父至則枚數其罪而搥之，氏子號咷不得，免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搥時，氏子乃械子囚諸室，則以一木為其父，詰之曰：「父母可過乎？」又代應之曰：「不可。」曰：「是宜搥。」日搥至百數，其餘罪皆然。數年竟狂死。

外史氏曰：吾猶及識四氏子，身短不盈四尺，其目瑩然若攫食之鳩，頤頰於張若索鬪之鷄，其氣如含瓦礫，抱荆棘，有觸即搖射，邑人謂其頑，置不友，似渾敦不可教誨。

不知話言似樵杙惡言誣善貪冒貨賄。又似窮奇饕餮以為兼有四氏之長故目為四氏子。而四氏子不肯受也。曰凡吾所為皆戲耳。雖然四氏子戲其子數木之罪而日槌之。豈亦戲狂耶。或以戲諫耶。今死矣。亦可云戲死耶。夫其父則狂而反號其子為狂。其子父木而槌之則戲而其父反以諸罪為戲。皆惑也。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作天之口與手而日數之。日槌之。又酷巧嗟乎天公則誠戲耳。四氏子烏乎戲。

張山來曰世豈真有若人耶。然觀吾猶及識之云云。則是真有其人矣。乃知天生若人。誠近於戲。當亦未嘗不侮之耳。後乃假手其子以巧報之。則彼蒼之文過也。

虞初新志卷五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柳夫人小傳

徐 芳仲光

柳夫人字某虞山錢牧齋宗伯愛姬也慧倩工詞翰在章臺日色藝冠絕一時才雋奔走枇杷花下車馬如煙以一廁掃眉才子列為重或投竿銜餌效玉皇書仙之句紙啣尾屬柳視之蔑如也即空吳越無當者獨心許虞山曰隆準公即未復絕古今亦一代顛倒英雄手而宗伯公亦雅重之曰昔人以遊蓬島宴桃溪不如一見温仲圭吾可當世失此人乎遂因緣委幣柳既歸宗伯相得歡甚題花咏柳殆無虛日每宗伯句就遣鬟於示柳擊鉢之頃鬢髮已至風追電躡未嘗肯地步讓或柳句先就亦走鬟報賜宗伯畢力盡氣經營慘淡思歷其上比出相視亦正得匹敵也宗伯氣骨蒼峻虬榕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艷秀發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娟宗伯公時亦孫之於時旗鼓各建閨閣之間隱若敵國云宗伯於柳不字凡有題識多署柳君吳中人寵柳之遇稱之直曰柳夫人宗伯生平善通晚歲多難益就寔戲嗣君孝廉某故文弱鄉里豪黠頗心易之又嘆宗伯公墻字孤峻結侶伺覺丙午某月宗伯公即世有

衆驟起以責通為口實譟而環宗伯門。塘撞詬誶極於疏辱。孝廉魂魄喪失莫知所出。柳夫人於宗伯易簀日已。蓄殉意至是泣然起曰。我當之。好語諸惡少。尚書寧盡負若曹金。即負固尚書事。無與諸兒。女身在第。少需之。諸惡少聞柳夫人語。謂得所欲。鋒稍戢。然環如故。柳中夜刺血書訟牘。遣急足詣郡邑。告難而自取縷帛。結項死。尚書側旦日郡邑得牒。又聞柳夫人死。遣隸四出捕諸惡少。問殺人罪。皆雉竄免。脫不敢復履界地。搆盡得釋。孝廉君德而哀之。為用匹禮。與尚書公並殯某所。吳人士嘉其志。烈爭作詩誄美之。至累帙云。

東海生曰。柳夫人可謂不負虞山矣哉。或謂情之所鍾。生憐死捐。纏綿畢命。若連理梓。雉朝飛。雙鴛鴦之屬。時有之矣。然柳於虞山。豈其倫耶。夫七尺腐軀。歸於等盡。而擲之當侯。羸以存弱。趨杵臼以立藐。孤秀實以緩奉天之危。紀信以脫滎陽之難。或輕於鴻羽。或重於泰山。各視其所用。柳夫人以尺組下報尚書。而紓其後身之禍。可不謂重與。所云重用其死者也。夫西陵松柏才矣。未聞擇所從者。卿月仙。齊邱散花女。得所從矣。而節無聞。韓香幼玉。張紅紅。羅愛愛之流。節可錄矣。又非其人也。千秋香躅。惟張尚書燕子一樓然。紅粉成灰。尚在白陽可柱之後。夫玉容黃土之不惜。而

願以從死之名為地下慮荒矣。微曰：舍人泉臺下，隨未敢必其然也。人固不可知，干尋之操，或以一念懸。生平之疵，或以晚節覆。遂志赴義，爭乎一決。柳夫人存不必稱，而沒以馨，委脫如遺，豈不壯哉。

張山來曰：前半如柳絮花笑，後半如笳響劍鳴。柳夫人可以不死矣。

換心記

徐芳仲光

萬歷中，徽州進士某太翁，性下急，家故饒貲，而不諧於族，其足兩腓，瘦削無肉，或笑之曰：此相當乞翁心，恨之。生一子，即進士公，教之讀書，性奇儉，呶唔十數載，尋常書卷都不能辨，向讀或益，嘲笑之曰：是兒富貴行，當逼人翁聞益，惠有遠族姪某，負文名，翁厚幣延致，使師之。曰：此子可教，則教必不可當質語予。無為久羈，姪受命，訓牖百方，而慳如故。歲暮辭去，曰：某力竭矣。且叔產固豐，而弟即魯，不失田舍翁，奈何。以此相強，翁曰：然退而嗔語婦曰：生不肖子，乃翁真乞矣。趣治具餞師，而私覓大槌，靠壁間。若有所待。蓋公恨進士辱己意，且撲殺之，而以產施僧寺，作終老計。母知翁方怒，未可返，呼進士竊語，使他避。進士甫新娶，是夜閤戶，籌議欲留，恐禍不測，欲去無所之。則夫婦相持大哭，不覺夜半，倦極假寐，見有金甲神擁巨斧，排闥入，碎其胸，劈

之抉其心出又別取一心納之大驚而寤次日翁延姪飲為別翁先返進士前送至數里最後牽衣流涕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師何忍某之歸而就死師矍然曰安得此達者言進士曰此自某意且某此時頗覺胸次開朗願更從師卒業因述夜來夢師叩以所授書輒能記誦乃大駭亟與俱返翁聞剝啄聲掣門俟已聞師返則延入師具以途中所聞告翁以為謬試之良然乃大喜自是敏穎大著不數歲補邑諸生又數歲聯捷成進士報至之日翁坐胡牀大笑曰乃公自是免於乞矣因張口啞啞而遊族子某為郡從事庚辰與予過山左道中縷述之古今未聞有換心者有首此始精誠所激人窮而神應之進士之奇穎進士之奇愚逼而出也所謂德慧存乎疾疾者也或曰今天下之心可換者多矣安得一一梓其胸剖之易其殘者而使仁易其污者而使廉易其姦回邪佞者而使忠厚正直愚山子曰若是神之斧日不暇給矣且今天下之心皆是矣又安所得仁者廉者若忠直者而納之而因易之哉張山來曰有形之心不能換無形之心未嘗不可換人果肯換其無形者安知不又有神焉并其有形者而換之耶則謂進士公為自換其心也可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
交失鞠於外氏長有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大人遂呼為健兒健兒與羣兒鬪
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拳四揮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
來叱曰誰家豚犬敢與老子相觸耶健兒曰焉敢相觸為長者服步武之勞則可耳
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兩脛去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
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咕咕笑鄉人聞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傳
不辜教師夏楚之則奪撲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瓌瓌章句為師出即與同塾
諸兒鬪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
遂於外為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歧亡主人怒復見擯時已弱冠矣聞倭入寇
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鬪力
斃之罪當死遂棄官逃之泗易姓名隱於庖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劇呼
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狂奔若風追之莫及次日
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
牛已脯矣無可憑市中惡少推為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斜自恃日甚嘗歎曰世人

皆不足敵。但恨生十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屠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於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歛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得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時有少年數人。醵於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十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畢。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泗。後生曰：予小子亦泗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子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授弓試之。力盡而弓不及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矣。為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驚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驚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脫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鷄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鉤。復以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

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聲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盡解腰纏來獻。健兒解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猶草萊，何足誅錮。」勅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於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向一邨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輒惡惡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偕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視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頃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嘗謀面。睇視之，則向斬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疇昔途中解囊，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豈攘攫者流，特於邨旁肆中聞子大言，恐世故來與子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來歸趙璧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子當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旁一後生投劍怒目曰：「物為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為健兒懼，急內袖中，乃治鷄黍為饌。諸後生不肯留。

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堪。眾乃止。時囊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林。謂之曰。盍載斧斤。健兒曰。正苦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為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繞。林已卧矣。遂拔劍砍旁柯。燃之。酒至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曰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張山來曰。嘗見稗官中。有趙東山誇技順城門。其事與此相類。甚矣毋謂秦無人也。

山東四女祠記

黃 始靜衡

丙辰十月。出都門。畏陸行之勞悴也。舍而之舟。舟行六七日。將至黃河崖。過一村。風急不得行。遂泊舟。人曰。此四女鎮也。初未詳四女何。以名泊少間。風息。卧舟中。悶甚。起行崖岸間。一望。荒沙市人皆閉戶。無憇立所。迄市尾。一古祠。若無人焉者。入門。闕如也。庭一碑。藤蘚網布。碑前古樹。半無枝葉。禿而龍身。右轉得一徑。進則老屋三楹。而已。中坐像二。一老翁。龐眉而古衣冠。一老媪。白髮高髻。咸非近世飾。獨兩傍侍坐者四人。雖濡衣儒冠。而修眉皓齒。皎若好女子。心頗疑之。無從詢其說。乃捫藤剝蘚。

試其文讀之蓋明成化年碑也碑載漢景帝時地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矣壽為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為終養計也兒即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父母其勿憂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其天不嫁以侍其親時佛未入中國惟讀五經百家周秦以上書博覽與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為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為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為建祠今所樹趾遺跡也嗚呼自漢景帝迄今不知千幾百年及徧攷東國輿圖紀載都無所謂四女祠者而孝感之報徒得之於荒烟蔓草中乃知古人軼事其湮沒不傳者概不乏云

張山來曰昔漢縱縈上書贖父罪因除肉刑此祇一人耳不難自行其意今四女同心猶為僅見也

魯顛傳

朱一是近修

顛不知何里人獨行吳越間體上裸披單大襖襖中圓一孔下體著絮厚裊汗重染不易也鬚飛蓬足跣而跳手一龜龜習顛顛俯首則龜昂鼻息相接以為常顛所過

羣兒什百怪隨之。顛即踞地展襟，頭出中孔，伸縮像龜行。羣兒狎且笑，又坦腹命羣兒拳腹，堅羣兒拳之痛，更擊以石，石碎腹索索然。顛喜酒，酒鼻飲，羣兒願觀，顛鼻飲多，就家索酒，酒顛也。夜倒懸橋梁，或城女牆，卧軒軒焉。橫江徐氏者，好事人也，要顛歸，問吐納水火之術，不答。惟日戲羣兒如故，顛食盡一器，徐故予大器，無問多寡，食輒盡。又故以肥膩冷水，諸不可口物，內器，無問多寡，予顛，顛亦食輒盡。問顛浴乎，曰浴。然殿人浴，微窺之。見顛方呼呼然俯水面飲，前浴人垢不更去，已垢也。夜過橋，梁城女牆，則懸足架上，垂首卧。夜分人定，即溺。人乘顛起入問之，顛語莊微，及日用細碎，卒不答。吐納水火事，在吳越十餘年，人皆識之。一日過華亭，太守方岳貢出見市兒數百，譁曰：顛來，顛來！怪問顛不答，再問再不答，以為惑民，繫且杖，杖下而顛死矣。後有人入杭之西山，復見顛曳杖蹙蹙行。朱子曰：顛吾知其不死。

張山來曰：世人謂顛為顛，吾知顛必以世人為顛，則謂顛非倒卧，而世人為倒卧亦無不可。

林四娘記

林雲銘西仲

晉江陳公寶鑰號綠厓，康熙二年任山東青州道僉事，夜輒聞傳柝有敲擊聲，問之

則寂無應者其僕不勝擾持槍往伺欲刺之是夜但聞怒詈聲已而推中門突入則見有鬼青面獠牙赤體挺立頭及屋簷僕震駭失槍仆地陳急出詞之曰此朝廷公署汝何方妖魅敢擅至此鬼笑曰聞尊僕欲見剌特來受槍耳陳怒思檄兵格之甫起念鬼又笑曰檄兵格我計何疏也陳愈怒進明調標兵二十名守門抵夜鬼却從牆角出長僅三尺許頭大如輪口張如箕雙眸開合有光嬰跚於地冷氣襲人兵大呼發炮矢炮火不燃檢轂中矢又無一存者鬼反持弓回射矢如雨集俱向衆兵頭面掠過亦不之傷兵懼奔潰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夜宿署中時臘月嚴寒陳甫就寢鬼直詣巫卧所攫去衾氈衣禪坐窘急呼救陳不得已出為哀祈鬼笑曰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技止此乎遂擲還所攫次日神巫慙懼辭去自後署中飛砲擲瓦晨昏不寧或見牆覆棟崩急避之仍無他故陳患焉嗣余有同年友劉望齡赴都取道青州詢知其故謂陳曰君自取患耳天下之理有陽則有陰若不急於驅遣亦未擾擾至此語未竟鬼出謝之劉視其獠惡可畏勸令改易顏面鬼即辭入暗室中少選復出則一國色麗人雲鬟靚粧娉娘娉婷而至其衣鮫綃霧縠亦無縫綴之迹香氣飄揚莫可名狀自稱為林四娘有一僕名實道一婢名東姑皆有影無形惟四娘則

與生人了無異相也。陳曰：與懼飲賦詩，親狎備至，惟不及亂而已。凡署中文牒多出其手。遇久年疑獄，則為廉訪。始末陳一訊，皆服。觀風試士，衡文甲乙，悉當名譽。大振先是，陳需次燕郊，貸京商二千緡，商急索不能應，議償其半，不允。四娘出責之曰：陳公豈負債者？顧一時力不及耳，若必取盈，陷其圖利，敗檢於汝安乎？我鬼也不從。吾言力能禍汝，京商素不信鬼，笑曰：汝乃麗人，以鬼怖我，若果鬼也，當知我在京廬舍職業。四娘曰：廬舍職業何難？詳道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之事，說出恐就死耳。京商大駭，辭去。陳密叩商所為，終不洩其隱人之惡。如此性耽吟咏，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人不忍讀。凡吾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臨別輒贈詩。其中度詞，日後多驗。有一士人悅其姿容，偶起淫念，四娘怒曰：此獠何得無禮？喝令杖責。士人歛然扑地，號痛求哀。兩臂杖痕，周匝舉坐為之請，乃呼婢東姑持藥飲之。了無痛苦，仍與歡飲如初。陳叩其為神，始末答曰：我莆田人也。故明崇禎年間，父為江寧府庫官，逋帑下獄。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同卧起，半載實無私情。父出獄而疑不釋，我因投繯以明無他烈魂不散耳。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非偶然也。計在署十有八月，而別。別後陳每思慕，不置。康熙六年，陳補任江南驛傳道，為余述其事，屬記之。

林子曰左氏傳言涉鬼神後儒病其誣余竊疑天下大矣二百四十餘年中豈無二人出於見聞所不及乎今陳公綵屋正士也非能造言語者且吾鄉士人往往有親見之者王龍谿云神怪之事聖人不語力與亂明明是有怪與神豈得云無鬼能見形預人事不可謂非神怪矣然強魄暫留人間終歸變滅不能久存是在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外非可以常理推究言有言無皆惑也此聖人所以不語也夫

張山來曰先君明季時客楚撫軍署中賓客雜遝室無空虛旁有園扁鐫甚固先君謂眾客曰曷不遷入此中俾稍稍舒眉乎或答曰此內有鬼是以未敢耳因詢其狀乃知前撫軍有女乃笄而死遂葬此中每際清風明月輒見形於迴廊曲檻間徘徊徙倚如不勝情人懼其為祟故常扁之先君大喜曰審若是是固我所禱祀而求者也遂請獨居其內日以二小童給侍夜則遣去冀有所遇而卒無所見聞事載天山樓隨筆今林四娘獨能變現若此則又何也豈必無罪而寃死者乃能為厲耶

乞者王翁傳

徐芳仲光

灑口王氏樵郡大姓也其先世某翁嘗行乞至灑口陳長者家日尚早小憇門首有

項戶啓一小鬟捧盆水向外傾灑去有聲鏗然隨水墜地視之金釧也翁大喜復念此釧必主婦洗妝真盆中而鬟不知倘主婦索釧不得而疑鬟盜或捷之急且有變吾貧人橫得重資未必能享而貽鬟累以至不測大不祥遂留以待久之微聞戶內喧聲似有所訶責斯須前鬟出流血被面望溪便擲翁急前持抱問故鬟擲愈力曰主婦失釧而枉子盜子何處得釧與捷死寧溺死翁曰然釧在毋恐乃出諸袖中俾持入且曰待子於此久矣鬟入報主婦以為謾遣僮出問翁具以實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此人亟召入居然壯男子也因問若能為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於是使司門戶稽察輒勝任則又使出入市買徵責租課又輒稱長者益喜遂以前鬟妻之而使主莊佃某所翁益殫竭心力以謹恪報長者知翁可任益親愛待以家人禮諸錢穀會計之重要者悉以寄之翁任事既久橐漸裕而所娶鬟生數子皆穎敏既長使之分道商販遂大富致產巨萬翁乃謝陳氏事攜鬟與子歸灑口為素封家享年耄耄孫曾輩讀書為諸生者十餘人翁皆及親見之今門第文人之盛與陳頡云噫一乞人得金鑲值數十金可以飽矣返之奚為哉愚山子曰翁非特廉也仁且智也其不取非有廉也逆許主婦之重責鬟鬟急且死而候其出救之以白其枉而

脫其禍仁也救囊得鬢而免於乞知也使翁匿錄而往十數金止矣卒歲之奉耳視此所得孰多乎方其逡巡戶外時豈嘗訖及此哉而報隨之謂天之無心又安可也今之讀書明禮義據地豪盛長喙銛距擇弱肉而食之至於寃楚死喪死轉當前而不顧者蓋有之矣况彼遺而我遇取之自然者乎吾故不敢鄙夷於乞而直翁之夫乞而賢即翁之可也或曰王氏大姓也而其祖貧至於乞此其子孫之所深諱而子暴之無乃不可乎愚山子曰不然人惟其行之可傳而名亦惟其品之可尊而貴名與貴不關其所遭關其人之賢不肖也若翁之所行是古之大賢王氏子孫當世世師之又奚諱乎師其廉仁且智者以窮則守身而達則善世何行之弗成焉乞寧足諱也彼行之不道雖榮顯貴勢若操莽悖下杞檜之流乃真乞人之所不為而其子孫所羞以為祖父者也

張山來曰東坡有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然則可以陪乞兒者皆足以陪玉帝者也蓋乞人一種非至愚無用之流即具大慈悲而有守者不屑為倡優隸卒不肯為機械以攫人財不得不出於行乞之一途耳至王翁之高行則又為此中翹楚矣

雷州盜記

徐芳仲光

雷於粵為最遠郡。崇禎初金陵人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殺之并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以衆中一最黠者為偽守持牒往而羣詭為僕人莫能察也。抵郡踰月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使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金陵人隻履否者雖至戚必坐。於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者此也。亡何守之子至入境無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視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使監司曰止吾旦日飯守而出子於是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旦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子質不辨也守寤擬起為變而伏甲發就坐梓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賊數十人卒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金陵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也東陵生聞而歎曰異哉盜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盜也而其行鮮不盜也則無寧以盜守矣其賊守盜也其守而賢即猶愈他守也或曰彼非賢也將間而括其藏與其郡人之資以逸曰有之今之守亦孰有不括其郡之藏若質而逸者哉愚山子曰甚哉東陵生言也推其意足以砥守

花隱道人傳

朱一近修

道人姓高氏名曉字公旦其先晉人也商於揚家焉至道人貧矣徙商而讀顧讀異書不喜沾沾行墨能以己意斷古今事見世竊儒冠目贖贖然者棄去蓋與為伍慕朱家郭解為人尚俠輕財急人困然砥行慎交游里中少年有不逞者始畏道人知既事蹶張則又求道人道人予其自就亦時援手故揚人傾心四方賢豪來者聞道人名多結歡焉甲申知亂將作移家避南徐時閩帥鱗集江上爭羅致道人幕下道人知事不可為燬伏自污卒得以全乙酉揚中兵禍慘民烏獸散道人獨先畧入城訪親知弔死扶傷陰行善多然道人是時感念深矣自以遭時變亂年壯志摧流離困折無復風塵馳驟之思乃築室黃子湖中棄其鮮肥素習衣大布衣簪冠草屨曳杖離落間挽漁父牧兒與飲飲輒醉放歌湖濱湖水為沸揚似鳴不平者未幾歲大潦居況於水道人曰未聞巢父買山而隱獨支遁見譏耶古之大隱有隱市者吾何為不然爰走揚城東南隅卜地宅之躬荷鍤撥瓦礫結廬數楹一几一榻張琴列古書畫攜一妻二子婆娑偃息其中陶陶然樂也宅旁築匡牆圍地數畝植茉莉五百本一僕長鬚赤脚善橐駝之術道人率之藝植灌溉夏日當午蟲有長頸烏喙寇菊顛者

秋有白。哲如蠶。啖菊根者。必伺而攻去之。以為渠魁。他蟲種種。咸治無術。道人察其
患害。而保護朝夕。故菊茂於常。始自蓓蕾。以及爛熳。其列也如屏。散也如星。疊也如
錦。其色如玉。如金。如霞。如雪。其味如元酒。其香如麝。蘭道人洞開其門。門如市。虛闢
其堂。堂如肆。往來如織。觀者如堵。不見主人。見其扁額曰花隱。咸謂之花隱。道人若
忘其昔之為高公旦者。其友梅溪朱一。是謂之曰子隱於花。則善矣。然花隱之名。益
著。得非畏影而走日中者耶。吾見子之愈走而不息也。道人嘻然笑而不答。

張山來曰。從來隱於花者。類多高人韻士。而菊則尤與隱者相宜。妙在全不蹈襲
淵明隻字。所以為高。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駿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為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為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為此技者類學蘄嚴敬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峰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壞道路人牛喘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錮以鐵汁刑牲下拜剗顏刻字鈎填充青宮際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偃偻入深洞捫壁投罅瞻盼駭異南垣過而笑曰是豈知為山者耶今天產峰造天深巖蔽日此蓋造物神靈之所為非人力可得而致也况其地輻跨數百里而吾以盈丈之趾五尺之溝尤而效之何異市人搏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陁板築之功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碁置其間繚以短垣翳以密條若似乎奇峰絕嶂纍纍乎牆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為獅蹲為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谿斷谷私此數

石者為吾存也。方塘石漁，易以曲岸迴沙，邃閣雕楹，改為青麻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亮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元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峯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脉者也。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以為大恨。願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為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媒，以為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調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為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為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未添，巖壑已具。隨斂隨改，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即一花一竹，疏密欹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著房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櫺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用，不得已，散骸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垣意也。君為此技既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卧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峰橫，支監理皆默識在心，借成眾手，常高坐一室，與

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繼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為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砥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為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遊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石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為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為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為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且張君因深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疊山壘石另有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較之畫家為難蓋畫則遠近高

卑疏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煙雨窮愁字面。在詩雖為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望溪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嗇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

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儉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李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杜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向內。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為聖為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又有

老僕持鐵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按公時自懣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為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為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閔仲叔之不受猪肝顏叔子之蒸盡楮屋尚未免為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朝宗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為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耄耄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
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
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
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
而歎歛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為常司徒公為烏程相所搆下
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噫
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
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
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訶察往事士
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
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偽為官人娶之曰取其財易酒食
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偽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齒
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為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
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

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繼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存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晴巖

天啟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恤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舫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為約婚姻。奉爨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自懾。

矣天啟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慷慨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韋曰馬傑曰沈揚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韋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益怒顧莫敢先發佩韋於是執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為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頰顯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為贖或趣裝走京師過登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洎宣詔諸生王節楊廷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為謁兩臺以釋眾怒又謂父老毋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比昌等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璫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韋率眾隨之而馬傑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躡泥淖沒脛胛吏部昇肩輿眾爭吊吏部松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韋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與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鐃鈕錄諸具眾目屬哽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鷺及巡按御史

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鷺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多矣。一鷺張周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為者。訝一鷺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閹門鬻衣人。揚故牙儈。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眾中聞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頸矣。遂手銀鐐擲階。若然呼曰。囚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緹騎答之。傷其額。文元憤眾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眾牽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屣擲堂上。若矢石。然自緹騎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閣緣楹。楹動驚而墮。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草中。蹴以屐。腦裂而斃。其匿廁中。鬚荆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鷺皆走。匿王節等知事敗。而當眾氣方張之時。即欲前諭止。不可得。諸父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

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撻之郭人聞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驚則夜已密書飛騎白東廠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為析聲聚眾者誰為熱香號泣者誰為驍雄賈勇黨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眾以吏部故用義氣相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為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顏佩章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闌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吏部于茂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即所夷瑤祠廢址哀五人身首合葬而豎石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奄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逆威儀所偪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為極矣向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為哉五人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白

簫洞虛小傳

傳占衡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予臨川車袞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袞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竅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刻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造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清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故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滄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眾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為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宮觀煙樹人物花鳥蟲豸雜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銛自

隨園公林監或訛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問也予嘗得一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
峙隙間題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嘗置
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
明孤吹然非洞虛蕭寧稱子山文乎袞大喜遂別作一枝遺予形以一卮一觴一觴
一詠而題其上云青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蕭之壽計年計十人之
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袞乃
曰蕭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徑予愛其聰巧絕倫戲為蕭洞
虛子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萬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蕭其貫綸處皆近後而斜睨無居中者其殆皆本於車君耶

又曰黃九烟先生為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衫如豪富公
子時而破衲襤褸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
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楮三四寸許者書蕭譜約三四十
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營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
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

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答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別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尚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攜來不能為君奏矣學子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制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矣復為余言令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霸為王謂王為霸也因讀蕭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射陵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即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東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二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為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

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為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曰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這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為德非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予當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為鬼之事。而鬼能為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死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為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不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為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榕文昭

黃子履莊子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即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為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槓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戲，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輛，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卷卧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為真與偽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自跳舞，飛鳴如畫。層淒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所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天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曠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為源而且為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民也。夫是之為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命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

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憂似難既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略

一驗器 冷熱燥濕皆以膚驗而不可以目驗者今則以目驗之

驗冷熱器 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濕器 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

晴

一諸鏡 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媿姪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之而亦可以見物故作諸鏡以廣之

千里鏡 大小不等

取火鏡 向太陽取火

臨畫鏡

取水鏡 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 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五六尺夜以燈照之光射數里其用甚巨
月人坐光中則遍體生溫如在太陽之下

一諸畫 畫以飾觀或平面而見為深遠或一因而見為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畫 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上下畫 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 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一玩器 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 內音樂俱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

真畫 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燈衢 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
絲一望數里

自行驅暑扇 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水法 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為諸玩作水器

龍尾車 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線泉 製法不等

柳枝泉 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 聲如山鳥

鸞鳳吟 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造器之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目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斧所能造者。作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壯。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籌耳。原本奇器自略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斑云。

虞初新志卷七

清新安張潮山來輯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減齋

江陰城陷。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為他兵拽去。戚呼號救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虔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為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刃。行且去。郎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為血襁。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

予者因強起。跋躓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若將離者。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媪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為椁。第安所得匠。憶眾為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踞戶。語戚告以故。咸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為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為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存五椁。戚念約為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帝宮。窺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椁。厝翁媪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為成。成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舢舨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為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即不得。藉君庇以分神。既浮萍斷梗。或冀幸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為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

某者見戚所揭示。徃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為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悒然憫之曰。即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盡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為者。戚與某咸驚。噪。婦愕然曰。何為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閤者榜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戚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徃。叩訇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譏而前。吾成三。是為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失婦。

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刀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為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諸訛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感。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義不為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為友。乃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為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戊。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為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婦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子。戚聽其覓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拮囊下。甘心也。郝曰。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為子言之。郝即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子成券。券成。成以金子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顧吾婦何在。得金安往。

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為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賈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手逸，金盡，婦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為我覓妻，得成之心，盡我即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母獨恃予，閱一日，成方除馬，通過壞墻，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墻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攜子來，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願憫之。張即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妻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遴為首，約值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挽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

無一贖始贖即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平。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泫泫。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即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即為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我耄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暱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為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室。復過某公。為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咸以戚自有父母。非吾

族類也。聳吏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為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為詩文以紀之。咸盡鑄於祠石。

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嘿佑戚郎。則曷不於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紀周侍御事

陸次雲雲士

明天啟時。御史周公宗建屢疏擊魏閹。奪職被逮。筆楚至不能出聲。許顯純向公厲聲曰。此時復能詈魏上公不識一丁否。卒斃於獄。六月沈獄。七月還尸。家中訃音未至。有清江浦舟子。接一秀士。許以一金雇舟。問其姓氏。自何所來。曰我周季侯。自京師來。又問吳中被逮諸公狀。顰蹙曰。俱死矣。又問魏監曰。伊罪惡貫盈。不久顯戮矣。至吳江。入門不出。舟子呼之。家人出。詢知其故。曰。季侯吾主人也。赴逮在京。安有此事。喧鬧間。夫人急出曰。良有是事。昨夢侍御還家。備言死狀。且云。上帝鑒其忠直。俾為神吳郡。舟子許其一金。為我酬之。勿失信也。出金與之。舉家環哭。舟人亦哭曰。吾得戴忠魂。生平奇事。肯受金耶。夫人曰。侍御生平清介。汝不受直。非其心也。舟子拜。

領而去。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為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為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熟往。日暝。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蒙。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為一。或一分為數。或迎風疾行。燄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牕熱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藜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眎燈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眎則無有其人。回眎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

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熟。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蹟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繇然。求為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同游者。為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葉三君。俞秀才。尺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檄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丈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漉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記盜

楊衡選 聖藻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為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為之。盜而名。士盜亦竒矣。南城蕭明彝先生。家世為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啟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

起為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爇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為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犀觥諸公不及也。江南潘司碑記，惟先生文為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盜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餚相啖，食。先生為之陳庖厨，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城中。此所留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語也。不須疑。啟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為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燿，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狀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週書幌，曰：此牕櫺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一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為者，曰：烏用

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幅。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櫂而去。語作吳下音。嗟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深於文也。謂之曰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盜如此。即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所欲無饜。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啣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西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無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密尾偵其所往。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為虎。

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既爾逗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為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樵郡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自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邵李微輩，即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溷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既以傷人役之，而又列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既已虎矣，而猶有思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既虎矣，奈何列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思之大，至於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為，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蔽其本辜。未

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於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罹於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偶過中牟縣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挺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呶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挺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葦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即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呼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噬其臂。衣碎血濡。隸因縛之。到縣。具供殺客狀。問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於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碎而籍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吠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瘞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櫬偕返。還

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攝。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疏略。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槌。而不之避。烈矣。然於客無補。啣哀茹痛。疾走控籲。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於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遂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讐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觀可以歸矣。其經營細穩。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全。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信訟公庭。旅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渝。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為尤奇也。又曰。犬固義矣。而

此令亦有良心。設墨吏當之。此金尚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子為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為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暱。已生一子矣。亡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賢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從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往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第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縈戀不肯。妻愈力。乃擇日釋。并雜辦。鞞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馘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搗家門。大叫。夫從牖。鑰開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啟。婦歇馬中堂。踞坐。索故夫。呼叱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偻前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

妾非他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里中親識更闌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為給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略。相率為詩歌美之。皆曰。竒女子。竒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義。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肯隱忍。驅掠為廝養生子乎。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幗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弭耳。參檻之中。颺翻繚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兇離若折朽。其深智沉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侯。樂昌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之竒不可也。往盱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為卒繫駕一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袷服。笑語吃吃。無有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舟夫。乃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譬其夫不肯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忘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竒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廝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為女子者。

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艷其妻，想奇巾幗而介胄膽奇，夜醉馘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歟。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借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畢□□阮爾詢等題為曲全節義以敦風俗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正法牽連叛犯李乾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鑿儀衛革退於廿三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幼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爾爾千餘里外以圖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為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拆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

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情所難得者此皆我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事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願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事本末合詞上聞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為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

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哀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畢阮云